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玉佛緣 第七回 五間樓暗藏春色 八個字評定終身

卻說嚴氏見周婆盡耽擱在他親眷家裏，催過幾次不走，焦躁非凡。直至日已晌午，然後抬身。二人同進佛寺，周婆是合和尚都認識的，引嚴氏走入僧房。只見一個和尚穿著哆麻的衫褲，兩隻眼睛注定在嚴氏身上，弄得嚴氏很不好意思。那和尚笑著讓坐，嚴氏催周婆道：「我們燒香去。」周婆道：「我說你不須性急，到了大師父這裡，就合家裡一般。今天是要在寺裡吃飯的了。」那和尚道：「正是，坐坐何妨。」說罷，親手捧茶，讓他二人吃。又叫人去預備素飯一席，開在這裡來。嚴氏此時身不由主，況且飢火中焚，也正思吃飯。一會兒素飯開來，和尚居然合他們同桌而食。嚴氏勉強吃些飯，淨過臉，又催周婆去燒香。周婆只不理他，和尚卻是有一搭沒一搭的，問嚴氏多少年紀？家住那裡？又說幾句風趣話，嚴氏緋紅著臉，只不則聲。好容易挨到下午時分，這才燒香去。嚴氏誠心禱告，要求慈悲速賜仙藥，醫好丈夫的病。燒了香就想取仙水，和尚道：「這仙水須待夜深人靜，佛下過藥，才有用哩。女施主今晚是要住在敝寺的了。」嚴氏聽了，只當是真，她急切要愈丈夫的病，便安心靜候。上燈後，嚴氏吃過晚飯，周婆引他到一間房裡，牀帳俱全，叫他在裡面歇息，等佛下過藥，再取仙水不遲。說罷自去。嚴氏滿腹狐疑，便去拉那門時，已經反鎖了。嚴氏暗道：「不好，今天我落了圈套，大約凶多吉少。那和尚一臉的邪氣，恐怕要行非禮，怎樣逃得出這寺門呢？什麼仙水不仙水，既說是佛，那有什麼仙水？這都是周婆造的謠言罷咧。只怕和尚就要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了半天，就想出個目前救急之法，把門門在內門起。一會兒果然有和尚來開鎖，卻因門已門好，推了半天不動。和尚俏聲喚道：「開開，我來了。」嚴氏只不理他。停了好一會，他把門仍舊鎖了自去。又聽時，只聽得有些婦女嘻笑之聲門前過去。嚴氏又氣又急，不覺放聲痛哭。這時正值陳子虛走過，問他那裡的女子，要救他。嚴氏還當是和尚做的圈套，不敢則聲。子虛把自己的來歷述說一遍，嚴氏舐破紙窗，望外細看。見他果然是個讀書人，一臉正氣，這才細訴根由。子虛把門上的鎖扭斷，開了門，叫他跟著快跑，幸而一路沒人。到了山門，把嚴氏放走，不提。且說子虛回到書房，幼如已經睡著，子虛便把所遇各節，上了日記簿子。次日幼如醒來，子虛一一告知。幼如道：「咳，你為什麼當時不把和尚捉住？送他縣裡去。」子虛道：「你說得好容易，他這寺裡僧眾，有幾十個人，鬧出事來，總是我們吃虧的。這事只好在外面設法。昨日我聽見學堂裡後天准考，我們搬進城裡去住罷。」幼如點頭，隨即找到了凡，說要回去的話。了凡正因嚴氏走失，滿肚皮的憂慮，聽他們要走，覺得甚好，當下算清房錢。陳祝二人出了寺門，找著城裡一個寓處住下。次日應考，二人都取了，搬入學堂。那時學堂總辦徐體才太史，倒是個極開通的人。看過陳祝卷子，非常賞識。散課時，便找他們閒談。子虛趁便把無量壽寺裡所遇見的種種不法之事，盡情告知了他。體才道：「這還了得，待我通知中丞，把這和尚趕掉另換人便了。」子虛道：「學生的意見，不如把這寺的房子開個學堂，中丞的名譽倒好了。」體才搖頭不語。次日入院，會著錢撫台，果然把子虛的話述說一遍。子玉怒道：「和尚諒不至此，學生讀書要緊，休去管閒事。」體才受了一場搶白，憤憤不平。回到學堂，便作函辭館，子玉也不十分挽留。陳祝二人見總辦為他辭館，便也告退回家再說。體才辭館後，一徑人都當翰林去，不免把蘇州無量寺的新聞，對人談及。傳到一位御史耳朵裡，奏了一本，特參錢撫台。這時李尚書已經告病回家，子玉的靠山沒有了，朝廷派餘侍郎到江蘇查辦這件事。子玉得了這個風聲，大是憂慮，在上房裡埋怨太太。太太道：「捐錢造寺，原是求你病好的，況且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主意。」一位姨太太接著說道：「佛自能保佑老爺，不礙事的。」子玉冷笑一聲，正在動氣時，外面回道：「了凡師父來了。」子玉大怒道：「這賊禿還敢來見我，替我鎖起來，交縣裡看管，等欵差來時實訊。」太太、姨太太一齊勸道：「了師父量來沒甚壞事，這都是那御史誤聽了謠言，將來自有個水落石出的日子，且從寬饒了他罷。」子玉如何肯依，連催鎖起。自己走到簽押房，馬上叫人拿了凡時，他已經聞風逃走了。不言子玉著急。

且說了凡曉得自己犯的事，很是不妥，便把寺裡藏的幾個女眷，一齊打發出去。又告誡了僧眾一番，挾了重資，連夜入都。找著賢良寺的住持圓通和尚，走了內監的路子，把寺裡劣跡，一齊洗雪，連子玉都沒事。餘侍郎下江蘇，倒發了些小財。子玉經過這場風波，官情也淡了好些。不到半年，告病回家。他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並且開悟的早，情知徇著兒女私情，倒被了凡賊充騙去一大注銀子，從此深恨和尚，不准一個和尚進門。太太、姨太太想要出去燒炷香，都不敢去，只得私下叫人拿錢做些功德，都是瞞著子玉的了。子玉家居無事，常常招引幾位後進名士談談天，享些林下清福。當時那幾位名士，就是蕭山伍茂才舟之，會稽陸孝廉興亞，餘姚王中書以言，仁和龔明經子公。

那以言又是名士中的領袖，他是兩榜出身，用了個中書，無志上進，在家奉母的。本是兄弟二人，他父親名道宗，在杭州城裡開了一間綢緞店，手中很有幾文，為人慈善，喜做好事，卻酷信風水命相。母親虞氏，更信唸經拜佛，生下以言時，道宗取名魁官，把他八字，請一位算命先生排排。那算命先生叫做許鐵口，家住在螺螄山下，命課擇日，是最著名的，城裡城外，無人不知。道宗也曾請教過他幾次。有遭大年初一，跑去起課，鐵口才起身，尚未洗臉，道宗已到。鐵口滿肚皮不高興，付道：「也沒見元旦就要起課的，我今天有多少正經，誰耐煩合他細說。」又轉念道：「他這主顧是得罪不得的，只好敷衍他罷了。」當下手焚一炷香，拿起課筒，搖了幾搖，手摸著錢，口中不住伏羲文王單單拆折的，念了一會。開言道：「王先生所問何事？」道宗道：「我去年冬天糶入一注稻，不知今年糶出去，能賺多少錢？」許鐵口更沒好氣，暗道：「你賺錢時，我們要吃貴米了。」沉吟一會道：「王先生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論理應該恭喜你才是。但據這課象看來，應爻不動，財爻是衝破了，王先生你這注買賣，沒有多餘好處。據我看，還是早些糶出去為是。」道宗很不快活，付了課金，獨自回去，從此便不甚信他。到得後來，誰知禁米出洋。那班米商，只得把米在內地賤糶，價錢直跌下去。道宗把米趕緊糶出時，已經大吃其虧，只收到六成本錢，說不出的苦，這才又把那鐵口先生相信了。此番把以言八字請他看時，鐵口道：「恭喜，添了位小世兄了。」道宗道：「正是，這小子生得倒還有個模樣，方面大耳的。」鐵口知道他意在恭維幾句，把八字來排過，連忙站起身來道：「王先生，你要做老封翁了。這位令郎的八字，名為食祿歸時格，尤妙在日元上那重煞。命書上有的道，一煞獨透，英雄獨出冠時。據我看時，十五歲到二十五歲這兩步運，入學中學點翰林，是靠得住的。以後宦途雖有阻滯，終須大發，官至二品壽逾古稀，是貴極無比的八字。老先生不是要做封翁麼？命金叨光加倍才是。」幾句話恭維得道宗心癢難熬，情願加倍奉送課錢，鐵口收了錢，笑嘻嘻的，又合別人起課了。道宗回家，告知娘子，大家歡喜。隔了三年，又生下一子，取名元官，一般去請許鐵口看八字。鐵口連連恭維，說得第二位令郎比大令郎八字還好。道宗更加歡喜，誰知元官長到六歲上，害了喉症，百醫不效，雖沒大害，卻不能讀書。道宗付道：「他八字既然好，將來自然發達，不須掛慮的。」

不料道宗一位表弟金子潤，為著葬親，同了風水先生到處看地。看到道宗墳上，左近一塊地倒也甚好，只是被道宗家裡的墳攔了向道，那風水先生薑洽初指著問人道：「這是那家的墳？」子潤道：「這墳我曉得，是舍親王家的。」洽初道：「這不知誰合他點的穴，弄成塊絕地。幸而這墳遷來，不過數年，所以還有紙錢飄。要再歇十幾年，只怕連掃墓的人都沒了。」子潤聽了甚是詫異，暗道：「我表兄家裡，分明兩個兒子好好的，他怎說這話，可見風水是靠不住的。」後來子潤路過杭州，會見了道宗，不由的把姜洽初的話漏了出來。道宗大吃一驚道：「我上了當了。我原因祖墓風水不好，聽了陸堪輿的話，才把父親母親的棺木遷來的。果然不上三年，如今你第二個姪兒病得喉症要死，醫家說是難好的了。」子潤道：「還是把舅父舅母遷還祖塋罷。」道宗道：「你幾時約姜先生來談談。」子潤應諾而去。過了些時，果然同著姜洽初來，談起風水，頭頭是道。道宗很為拜服，就僱了船同他到祖塋上一看，洽初道：「青龍白虎，位置妥當。前有水脈，後有靠山，果然不錯。只是發洩過了，沒甚意思。況且左近的墳墓太多，走了氣。平安可望，要發跡是不能的。」道宗道：「我們餘姚鄉里還有好地麼？」洽初道：「怎麼沒有？只要你老捨得出錢。」道宗信以為真，留他住下，好好的供給他，洽初卻不願留，怕耽擱生意。道宗只得立刻同他下鄉，東奔西走，看過無數荒地，然後到

了西郊豐樂鄉，十五圖靠河的一片地。洽初用羅盤對準，子山午向，細看一回道：「恭喜，這好地找著了。你看那頭多好，遠遠的來龍，到這裡一個大結束。有後面的山，可巧灣環回抱；前面的水，曲曲折折，到地前打個轉身，這叫做玉帶圍腰。再望前看去，那棵樹，便如一把紅傘；那個土邱，就如公案桌子一般，又如一顆印，這塊地買成了。哼哼，只怕道翁的世兄，將來要大大的發達呢。」道宗喜得眉開眼笑，托他訪問那家的地，一力講定價錢。洽初卻明知是本鄉周姓的，只作不知，故意問人。有人指點他地主家裡，洽初同了道宗去訪，可巧這地主周大攜著釘耙回來，讓洽初道宗屋內坐了，不免一陣虛應酬，才談起地來，周大只是搖頭道：「這地不賣。」正是：

葬師得意憑論價，地主居奇怎訂交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